

千香引

十四郎著

十四郎◎著

QIANXIANG
YIN

连载原名：《千香百媚》



十二
世花
SHI ER
SHI HUA

知藏出版社



千香引

十四郎著

十二世花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香引·十二世花 / 十四郎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4.9

(魅丽优品系列)

ISBN 978-7-5015-8164-1

I. ①千…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5392号

责任编辑: 于 雯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兜 兜 杨思慧
http://blog.sina.com.cn/t1design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433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15-8164-1 定价: 26.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第26章

幻·蜃

003

第27章

焚心以火

013

第28章

情怨情茶

023

第29章

再见何年

035

第30章

青城仙人

045

第31章

我喜欢你

057

第32章

勿忘初心

067

目录

第三卷

第33章

百魅夜行

077

第34章

剜心一箭

091

第35章

饕餮腹内

103

第36章

神仙眷侣，一世奢求

113

第37章

异骨香

119

第38章

起疑追踪

129

第39章

一网打尽

139

第40章 咒之角反噬

149

第41章 唱月之殇

161

第42章 九凤盟誓

169

第43章 夜叉诅咒

183

第44章 心魔火海

193

第45章 末路獠牙

203

第46章 就此永别

213

第47章 师恩如海

223

目录

第四卷

第48章 天雷火海

233

第49章 不许忘记我

243

第50章 五十年冬

253

第51章 两件遗物

263

第52章 回忆之林

273

第53章 十二世花

283

第54章 一世一梦

293

番外 待到两情相悦时

303



《千香引·雏凤呈现》内容提要

一场森罗大法，令时光和记忆回溯，让几个异族新生，就此改变了世间的命数。

百年后，青丘孤女小棒槌，因缘际会进入雏凤书院修习。

书院以命相护的小伙伴给了她最初的温暖，也埋下情动的初念。

学成进入无月廷修习，唯有那狡猾又聪明的少年雷修远，陪伴她不离不弃。

五年后，昔日的小棒槌，脱胎换骨成了冰雪之姿的姜黎非。其前所未闻的资质，令那些老谋深算的目光开始追查她的身世和来历。

山海初会，小伙伴们首度聚首，谁将上演新的传奇？而年少的情愫，被厮的幻境催化成了美酒还是毒药？



第三卷

她喜欢这个人，一心一意地爱着他。曾经的一切不是梦，他真的为她拼过命，告诉她：你的那点不一样很快就被我压下去了。他真的爱护过她，像爱护一朵花，心里眼里只有她。

他还说：我一直是你一个人的，你也应该是我一个人的。

他真的做过那些，可他最后却说：我不知道。

面对险恶的世界，她有最厚的盔甲，什么也不怕，可面对他，她却只有脆弱的身心，毫无防备。

第二十六章 幻·蜃

浓厚的白雾遮蔽了视线，原本在身边的人影好像都忽然消失了。

黎非下意识地布上了两层铜墙术，一面四处打量，一面叫：“修远？歌林？你们在吗？”

回答她的只有那阵阵缥缈的歌声，身边暗香浮动，许多半裸女子摇曳生姿地舞蹈着。黎非伸手去推去抓，却碰不到她们。虽然有香气，仿佛近在眼前，可她们是虚幻的。

黎非挥袖放出离火术，一时间火光大盛，那些半裸女子顷刻消失，连带着那缥缈的歌声也消失了。雾好像渐渐散开了一些，黎非快步向前走去，高声叫着同伴们的名字。

歌林和她一样，估计不会被裸女迷惑，不过他们组剩下的都是男人。叶烨对唱月倾心专一，大概也没事；陆离看上去严肃正经，但愿他没事；纪桐周身为金尊玉贵的王爷，想必见过无数美女，那些看不见脸的女人应该不至于让王爷魂不守舍；雷修远……

一想到雷修远，她的身体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坠了下去，禁不住停下脚步。

他这个人一向眼高于顶，从没见过他对其他女子假以辞色，应该、应该不至于被那些衣衫半褪的女人诱惑吧？黎非的理智清清楚楚地明白雷修远是个什么样的人，可她的感情一牵扯到他，就乱了。

浓雾终于彻底散开，但见夕阳西下，倦鸟归林，深秋傍晚冰冷的风拂过脸庞，漫山遍野的枫叶已红，起伏的山峦上鲜红与老黄交织，仿若斑斓的锦缎。

黎非又是迷惘又是惊骇，急急四处张望。

这里是青丘？她和师父住的那个简陋的小院？她怎么回到这里了？

她怔怔地看着紧闭的柴门，如果打开这扇门，能看到师父吗？她像中了邪一样，慢慢走到柴门前，屋内有烛火在跳跃——有人在，真的是师父？

手刚放在柴门上，这扇门忽然被屋中人打开了，出乎意料，立在自己面前的人，居然是雷修远。他穿着一袭布衣，长发披散，藏着雾气般的双眸温柔地含笑看着她，忽然伸手握住她的胳膊，柔声道：“你跑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黎非一阵恍惚，迷迷糊糊地，只觉似乎确实一直和他住在青丘一般。她反手紧紧拉住他的袖子，抬头怔怔地看他——浓密漆黑的长发，挺直的鼻梁，清俊的脸庞，还有那双湿漉漉的眼睛，他面上的神情总有些傲然，带着生人勿近的味道，像一只孤傲的鹤。

黎非下意识地喃喃唤了他一声：“修远。”

他笑着将她拉进屋，柴门在身后悄悄合上。一室幽然烛光，桌上早已摆好饭菜，全是

她爱吃的素菜。

“又去等师父了？”雷修远替她夹了一筷子竹笋，“他还要几天才回来，不要急。”

是啊，师父出门办事去了，还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师父临走前特意嘱咐她和修远好好看家……

黎非迷惘纷乱的心渐渐沉淀下来，吃了一小口饭。

雷修远给她夹了满满一碗菜，淡然道：“多吃点，矮得要死。”

黎非也给他夹了许多菜，笑道：“你才要多吃，长壮实点！”话一出口，忽觉熟悉，她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说过这话？意识深处，她总觉得仿佛忘了什么。

慢吞吞吃完饭，看着雷修远捧了一罐盐撒在屋外，雪白的盐粒拼成一圈古怪的花纹。她记起这是驱妖的方术，师父在的时候每晚都要撒，确保晚上睡觉时不会被妖怪们偷偷进来吃了。

黎非奇道：“你驱什么妖？有我在，根本不会有妖物来找麻烦啊。”

雷修远失笑地看着她：“连方术都学不好的小丫头，说什么胡话？”

她心中一个激灵，对了，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资质也不好，都十六岁了还不知道怎么引灵气入体，师父一天到晚骂她无能，还好收了雷修远这个天纵奇才，否则方术后继无人。一想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她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无比的欣慰与安心。

夜色笼罩了整座小院，雷修远从后面轻轻抱住她，低声道：“睡觉吧。”

怎么搞的，她今天好像老是心神不宁……这美好又宁静的生活，像梦一样，她内心看不见的罅隙都被温暖地填补上，反倒叫她害怕起来了。

黎非再度抬头看着雷修远，他眉梢一扬：“怎么，还不想睡？”

她心底深处有一个惶恐的问题，已经近在嘴边，终于，黎非轻声道：“修远，你……你喜欢我吗？”

他微微一笑，把她扳过来面对自己：“当然喜欢，我喜欢你。”

她觉得自己好像等这一句话等了很久，甚至等得心力交瘁。此时这句话终于从他口中说出，她忍不住浑身都在微微发抖，眼中一片热辣。

手被他轻轻握住，黎非痴痴地看着他。他的脸凑近，温热的嘴唇轻轻印在她额上。这是一个陌生的吻，唇的热度仿佛不该是这样，好像应该更炽热、滚烫，像是会灼痛肌肤那样，黎非下意识地闪躲开。

雷修远有些意外：“你今天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黎非慢慢推开他，心中七上八下，只觉得乱糟糟的，勉强一笑道：“我去睡了。”

她转身推开自己的房门，雷修远一把拽住她：“那是放杂物的屋子。”

杂物？黎非定睛看向那一室暗沉，但见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窗下放了一张小小的木床，崭新的，刚刷过桐油，在银白的月光下闪闪发亮。

好熟悉，她在哪里见过这场景？

黎非挣脱雷修远的手，一步步走过去。小木床上铺着干净的棉褥，上面只有一张血迹斑斑的玉色襁褓，除此之外，并无他物。

电光石火，她脑海中掠过什么景象，窗外骤然响起一个沙哑冷傲的声音，又熟悉又陌生：“蠢材！蠢材！惊才绝艳又有何用！到头来还是被这些累赘事缠身！你这是一心求死！瞒得一日、一年，甚至一百年，又如何瞒住一生？”

另有个苍老的声音慨然一笑，忽地长啸一声，似吟似唱：“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

黎非如遭雷击般，几乎要跳起，她急急回头望向身边的雷修远。他面上挂着温柔的微笑，渐渐地，他的身体像沙一样散开消失了，而房屋、小院、青丘的一切，也在顷刻间化作沙砾消散而去。

她周身泛起一层柔和的白光，昔日在栗烈谷爆发的本源灵气，此时忽然笼罩周身，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层白光掩饰下去。黎非惊慌失措地四处顾盼，想要找个地方躲避起来，她不想让任何人见到这样的自己。

然而浓雾已经散开，方才被浓雾吞噬的所有人忽然都出现在周围，每一个人都看着着她，她的秘密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黎非惊恐万分，她找不到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她心底最恐惧、最想隐藏的事终于发生了。他们全部在看她，歌林、纪桐周、叶烨、唱月……他们眼神都那么陌生，像看着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异类。

她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扼住了，眼前一片模糊，她连连后退，后背忽然撞上一个人，那个人忽然张开双臂，温柔地抱住她。

“不要怕。”他贴着她的耳朵，温热的吐息喷在耳边，“有我在。”

黎非失魂落魄地回头，看到雷修远正含笑凝视自己，她像是在扑天涛地的狂浪中抓住了救命的浮木，畏惧又依赖地蜷缩在他怀中。

“帮帮我，修远！”黎非乞求地唤着他。

雷修远却轻轻推开她，他温柔的笑渐渐变得讥诮尖刻，低声道：“你这个异类，我会真的喜欢你？”

黎非踉跄着倒退数步，周围原本有无数潮水般的嘲笑声、唾骂声、愤恨声，可一瞬间忽然变得安静了，她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他方才说她是“异类”。

世间一切的唾骂声，竟及不上雷修远的淡淡两个字，令她几乎神魂俱裂；所有排斥的目光，都比不上他眸中一抹讥诮来得伤人。黎非怔怔地看着这个忽然变得陌生的少年，他正扬手挥剑朝自己刺来，面上带着冰冷的笑意，低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黎非定定地看着那柄寒光四溢的利刃刺入自己胸膛，她竟不觉得痛，只觉胸腔内一片彻骨的冰冷——这是死亡？还是万念俱灰？

一只滚烫的手忽然按在她额头上，紧跟着重重拍在她脸上，疼痛让她猛然一惊，霎时

间诸般荒诞不经的幻象潮水般消失。黎非大口喘息，身体被人粗鲁地一把抱起。她惊恐地仰头，对上雷修远焦急的双眸。他额上满是汗水，见她醒了，瞬间露出一丝欣慰的神情。

“这是凶兽蛊，喷吐雾气制造幻象，以此吸收人的精气。”雷修远贴着她的耳朵，声音极低，滚烫的吐息再一次喷在她耳畔。黎非只觉悚然，不自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急忙躲开。

黎非心有余悸地打量四周，却见浓雾中无数弟子都躺在地上仿若熟睡一般，那丝丝缕缕的雾气像是有生命一样，钻入每一个弟子的七窍中。葱葱郁郁的小岛悬浮在头顶数丈处，若有若无的浓白雾气从上面不停地溢出。

她已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又是假，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并没有白光笼罩。她想要站起，腾云离开这里，可手脚一点力气也没有。黎非艰难地挣脱开雷修远的双臂，费力朝前爬了数寸。

“黎非？”雷修远一把拽回她。

她浑身虚软无力，全然没有任何反抗能力，被他按在地上，被迫惊恐地与他相望。

“你方才看到了什么幻象？”他凝视她。

黎非别过脑袋闭上眼，这里或许又是另一个幻境，她已经不想再受一次伤。她两只脚吃力地在地上蹬着，试图挣脱，结果好容易往上挪一寸，他却立即跟上，步步紧逼。

“你看到什么了？”他又一次问。

她不想听见他的声音，双手捂住耳朵，在地上蜷缩成一团。

不知过了多久，悲叹般的风声骤然呼啸而起，星星点点，像是有什么发烫的东西细细落在身上。黎非缓缓将眼皮撑开一道缝，却见密密麻麻的黑色灰沙下雨般落下，那座悬浮的小岛不知为何顷刻间化作细小的碎末，风吹过，莹莹絮絮，落在所有人身上。

随着那些细灰坠落，黎非只觉酸软无力的身体终于有了一些力气，她挣扎着想要起身。忽然，一双脚出现在视线里，黎非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谁，她用力坐起来，踉踉跄跄，手脚并用地要跑，后领子忽然被人一提，她身不由己地被摆在了雷修远面前。

他蹙眉看着她，不知是不是黎非的错觉，她总觉得他双眼内仿佛藏着锐利的金光，甚至皮肤里都透出一层冰冷璀璨的金色，这种光泽让雷修远看上去十分陌生。

“蜃已经没了，你还想跑？”雷修远两只手“啪”一声夹住她的脸颊，黎非疼得扬手就是一巴掌，重重打在他脸上，他没躲，只静静看着她，“疼？疼就不是幻觉了，刚才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

他将最后“假的”两个字咬得特别重，黎非纷乱的神志终于渐渐恢复过来，她望向四周，满地都是晕倒的修行弟子。浓雾尚未来得及完全散开，蜃将全岛的修行弟子都吸引来了这里，每个人都还沉浸在或美梦或噩梦中。

她又将目光移到雷修远面上，还是那张脸，还是那样的神情。动不了，利刃刺胸的那一抹冰冷还横亘在体内，她忘不了雷修远的那片目光，忘不了他吐出的那几个字。

都是假的吗？她闭上眼，浑身都无法抑制地开始发抖。幸好，那些是假的。

黎非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你敢不敢不要打那么重。”

雷修远又在她脸上掐了一把：“不重不晓得疼，你看到了什么？”

黎非回想起那些填补了内心罅隙的温暖的美梦，还有那些将她最恐惧的事情血淋淋摊开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噩梦。在幻象中，她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得到了最想要的答案，然而，那些都是虚伪的，不存在的。

黎非心中掠过一丝悲戚，她最希望的，在幻象中已经得到了；她最恐惧的，也在幻象中经历过了。她与他终究并不一样，雷修远是天纵奇才，以后必然能大放异彩；而她，却是一个需要雪藏自己秘密小心翼翼生存的异类。

可即便如此，她却还是想要将那个叫她心神不宁的问题问出来：你喜欢我吗？

多么希望问出来后，他会像梦中的雷修远一样给予她肯定而温暖的答复。其实他那么聪明，又怎能看不出她笨拙的忐忑与期盼？可他是什么都不说。

心忽然开始急剧跳动起来，说不出是紧张还是害怕，黎非只觉整个人在微微颤抖着，她上前小小地握住他的衣袖，这个动作她做过许多遍，从未有哪一次像此刻般忐忑。

“修远，”她的声音也在发抖，像是快要哭出来了，“你……你……”

雷修远凝视她片刻，忽然长臂将她轻轻环在怀内，安抚似的在她后背轻拍，他的声音里有种奇异的让人镇定的清冷：“冷静点，一个噩梦而已。”

真的只是噩梦？他暧昧不明的态度已经给了她极大的伤害，他明明知道的，她那些试探期盼的眼神，永远追随他的目光，可他总是装作不知道。

“不要再想那些噩梦了，当我没问。”雷修远声音低柔。

黎非摇了摇头，慢慢将拳头放松，原来她不自觉地一直捏着手，指头都被捏得生疼。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豁出去一般，含糊地低语：“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雷修远低下头，并没有马上回答，只静静望着她。她还是读不懂他目光中的深意，他分明是专注地看着她，却又仿佛在抗拒她、躲避她，不愿正面回答她。

“和方才的幻境有关？”他忽然笑了，手指在她脑门儿上轻轻一弹，“都是假的，别当真，也别再想了。”

黎非还是摇头：“你听我……”

“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雷修远打断了她的喋喋，令她一怔，“雾气将散，这里的弟子快醒了。”

黎非一阵恍惚，茫然地看着他抬手指向前方。他没有再看她，而是望着雾气深处，声音低而稳：“那是百里歌林他们吧？”

黎非觉得自己的反应速度突然被放慢了许多，有些不能理解目前的状况，不由嗫嚅道：“修远……”

雷修远第二次打断她：“有什么话有空了再说，先去把他们叫醒。”

“我……”黎非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她眼怔怔地看着雷修远离她而去，背影消失在渐渐稀薄的雾气中。

很明显的抗拒与回避，甚至比以往生硬了无数。他是不想听，还是不想回答？抑或两者兼有？他知道她想问什么，却依旧什么都不说，淡定地看着她日渐崩溃。

或许是雾气又开始凝聚了，她眼前那么模糊，什么都看不清，盛夏火热的风灌在袖中，却像是寒冬腊月的狂风，令她不由自主瑟瑟发抖。

黎非竟笑了两声，不知是笑那些幻象，还是笑自己。

她现在看上去一定愚蠢无比，翘首企盼着永远得不到答案。她希望的，已经在幻象中得到了，或许让一切停在那里就好。

黎非移开视线，炽热的黑灰还在落下，凶兽蜃的身体早已成了灰，再也看不出是什么形状，那葱葱郁郁的小岛，想来也是个幻象。浓雾此时还没有散开，数百名弟子七倒八歪地睡在地上，有的人面上幸福地笑着，有的人则是咬牙切齿。多可怕的凶兽，怪不得日炎说，连他也会受影响。蜃不需要强盛的妖力与恐怖的战斗力的，它只需放出种种幻境，便杀人于无形。

这么厉害的凶兽，雷修远是用了什么手段那么快将它切成这种碎末？日炎说的一丝也没错，他从来不说自己的秘密，却对她了若指掌，她傻得不可救药。

黎非很快看到了歌林他们，大家几乎是凑在一处晕倒的。百里歌林俯趴在地上，正在低声哭泣，不知呓语着什么。黎非急忙过去在她脸上重重拍了两下：“歌林！快起来！”

百里歌林骤然睁开眼，大颗的眼泪滚下来，她两眼通红，满是绝望，忽地一把抓住黎非，颤声道：“姐呢？她怎么样了？她要是出事，我……我……”

黎非揽住她，轻轻在她背上拍了拍：“没事，都没事，只是幻象而已。”

百里歌林抱着膝盖哭了很久，才渐渐反应过来方才的一切只是一场幻象，她通红的眼睛盯着昏迷不醒的叶烨看了半晌，最后落下一颗泪，长叹一声。

“我去找姐姐。”她丢下一句话，起身便走了。

黎非又拍醒陆离，他醒后茫然四顾一圈，只问了半句话：“歌林她……”

还没问完，这聪明的男子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立即闭嘴不语，然后就坐在一旁动也不动，不知想什么心事。

黎非见纪桐周躺得最远，而且身体在微微发抖，只怕是在做什么噩梦。她先凑过去，正准备一嘴巴将他抽醒，冷不防他突然睁开眼猛地坐起，满头满脸的冷汗。他转过头望着她，目光炽烈至极，却又仿佛藏着无穷无尽的伤心。

她急忙安慰道：“没事吧？都是做梦……”

话还没说完，纪桐周忽然伸臂紧紧抱住她，他的心跳十分急促，呼吸亦十分急促，连声音都在发抖：“你没走！太好了！你没走！”

黎非尴尬地推他：“纪桐周，你做了什么梦啊！快醒醒！”

他汗湿滚烫的手掌抚在她脸上，黎非忽觉他落了一颗泪在自己脸上，这还留在幻象中不可自拔的王爷紧紧抱着她落泪了。她震撼得浑身都僵住——哭了？纪桐周会哭？他到底做了什么梦？难不成梦到她了？

黎非觉得自己快被他勒碎了，他的力气大得可怕，她使劲挣扎了几次，却一点用也没有，只好捶着他的背，急道：“快放开！你只是做个噩梦而已！不是真的！”

他恍若无闻，黎非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张嘴在他胳膊上狠狠咬了一口。纪桐周疼得一个激灵，终于松开她了。黎非兔子似的蹦起，连退数步，警惕又无奈地瞪着他。他先是怔怔望着她，可是慢慢地，像是被惊醒了似的，缓缓扭头四处张望，最后好像僵了。

是梦？原来只是个梦？

纪桐周不知该庆幸还是该痛苦，那个荒诞不经的幻象给了他最美好的一切，又硬生生将一切美好砸碎在他面前——越国被灭，爱侣抛弃他，他独自站在茫茫雪原里，无处可去。

幸好只是南柯一梦……纪桐周疲惫地捂住额头，他喉间还残留着痛苦的哽咽与撕裂般的痛楚。他下意识地抬头寻找姜黎非的身影，却见她早已走了。他心中又掠过一丝痛楚，为何只是个梦？他分明与她在梦中爱恨纠缠，体验过三千世界的极乐，也体验过黄泉十九层的极致痛苦，然而倏忽浮生，大梦一场，醒来后竟一切成空。

至少，他在幻象中拥有过她，醒来却连一个拥抱也得不到。

纪桐周仰起头，只觉要窒息般，看不见的狂火在焚烧他的心和身体。他深陷幻境，无法解脱，真真假假纠葛，浮生一梦，他却像是已经活过了一生，念念再不能忘。

浓雾渐渐散开，沉入各种幻象的修行弟子们也终于稀稀落地醒来，大多神色茫然，还沉溺在方才的幻象中不能自拔。

叶烨被叫醒后，第一件事便是去找百里唱月，最后在一株树下找到了沉睡的唱月和蹲在她身边的百里歌林，他急忙上前道：“怎么不叫醒她？”

百里歌林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似是畏惧般退了一步。

叶烨愕然看着她，见她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不由更加错愕，低头再看唱月，她虽然双目紧闭，然而面上居然满是哀伤欲绝的神情，细细的两行泪顺着睫毛汩汩而落。

他又惊讶又心疼，轻轻将百里唱月抱紧，她在幻象中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哭？唱月一向是坚强自我的人，小时候三人流浪，被人追杀到满身是血性命垂危，她都从没哭过。

百里歌林只觉浑身都在发抖，她乍见到唱月的神情与眼泪，便怕得再也不敢叫她。

姐姐在幻象里看到了什么？她会不会终于发觉自己的秘密？她心底最恐惧的事，不是叶烨的无心，而是姐姐终于明白一切。如果姐姐因此对她警惕防备，甚至讨厌她，更甚为了她说要放弃叶烨，那她宁可从没出生在这世上。

她见叶烨将姐姐拍醒，她无论如何无法说服自己走过去，反倒惶惶然退了好几步，冷

不防撞在一人身上，她像受惊的小鸟一样蹦了起来。

陆离一把抓住她，可是很快又放开手。他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却见叶烨正与另一位面容与歌林十分相似的女子携手相望。他心中暗暗吃惊，那男子不是百里歌林的爱侣吗？

忽觉百里歌林扑进自己怀中，他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她在自己怀中剧烈发抖，同时用无比卑微的声音乞求他：“抱住我，求求你，抱住我！”

陆离只觉荒谬透顶，她这是在做什么？拿他当挡箭牌？他心中怒意陡升，想要用力推开她，可胸口的衣服居然已经被她的眼泪打湿了。他神色复杂，低头看着她的头发，一时怒到了极致，一时又怨到了极致，一时偏又隐隐觉得欢喜。

他慢慢张开双臂，将她护在自己怀中。

为什么要给他那么意气风发、十全十美的美梦？这里明明什么都没开始，他竟然已经输得一败涂地。

“叶烨，唱月！”

黎非找了许久总算找了过来，忽见陆离紧紧抱着歌林，她不由怔了一下，小心绕开他俩。她走向叶烨二人，叶烨正紧紧抱着百里唱月，两人喁喁细语，不知在说什么。

黎非停在他们不远处，叶烨很快便发现了她，朝她挥了挥手。她笑着走过去，叶烨笑道：“这傻瓜，到现在也没找到人组队，一个人在这边晃了好久。要不是突然出现那个凶兽，只怕试炼结束也遇不到。”

黎非见百里唱月的眼睛有些发红，想必在幻境中也经历了什么不快的事情，她正要说话，却听唱月问道：“歌林呢？”

她顿时十分为难，不晓得该怎么说。百里唱月早已听见微微的啜泣声，见陆离和歌林在不远处紧紧相拥，她有些愕然，更多的却是若有所思。

忽听头顶风声呼啸，雷修远不知从何处腾云而来，低声道：“其他人醒了，我们先撤，久待恐生不虞。”

叶烨扶起唱月，见这里人人脸色都不对——纪桐周双目通红，陆离抱着歌林眉头紧蹙，黎非面无表情，雷修远眺望远方一言不发。叶烨心中诧异却又不好问，只得装作不知。

此时此刻，没人有心情去想蜃突然消失的事，个个都沉浸在方才的一场幻梦中，直到飞离海域内圈，回归外圈的小岛屿上，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天已经黑了，漫天繁星，多得像他们现在的心事。

叶烨见气氛实在太沉闷，便笑道：“幻梦一场而已，都是假的，何必念念不忘。”

他在幻象中不但光复了高卢国，灭了龙名座，还成了一代豪杰仙人，与唱月携手到老，这些都是他平日藏在内心最深处的各种欲望，幻境中诸般所想都成现实，而后一切都摧毁在自己眼前，令他痛苦不堪，醒来方知大梦一场，反倒觉得解脱。

“都是假的”四个字像石头一样重重砸在众人心中，陆离和纪桐周的脸色都变了。

百里歌林还靠在陆离怀中，他猛地一把将她推开，不去看她错愕的表情，低声道：“够了吧？”

歌林勉强笑了笑：“陆师兄，对不起啊，谢谢你。”

对不起？谢谢？陆离简直想要冷笑，为何现在又要说对不起？她的任性并不是那些轻佻放纵，也不是那些软弱的哀求，而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可恶。将别人弄得意乱情迷，然后再轻飘飘地一句对不起，转身走开，像是从没认识过。

或许也不能怪她，只能怪他自己，是他自甘堕入幻象，为一团虚幻的过往迷乱，一切苦楚业障，都是他自己的。

陆离骤然转身，他觉得自己再待不下去，若不离开，真的会疯掉。

百里歌林默默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低低长叹一声。

“歌林。”百里唱月忽然在后面平静地唤她。

百里歌林瑟缩了一下，半晌才慢慢回过头，她勉强笑道：“姐，怎么了？”

百里唱月静静地看着她：“你和我来一下，我有话想说。”

或许该来的总是要来，百里歌林深深吸了一口气，她心中感到一种深切的悲戚，这种悲戚反而倒让她变得从容起来，她浅浅一笑：“什么事？”

她亲亲热热地挽住了唱月的胳膊，她不知道自己的两条腿是怎么迈开的，它们像踩在云上，一切都那么虚幻。繁星漫天，她又觉着那些星星像雪片一样朝自己身上坠落，每落一颗，便让她一个瑟缩。

百里唱月将她拽到海滩无人处，按住她的双肩，两人一起坐在海边礁石上。百里唱月很久很久没有说话，周围只有海风与海浪的细微声响。

“歌林，”唱月忽然开口，声音里却带着一丝笑意，“从小你喜欢的东西总是会抓得不放，表现得特别明显。你以前就喜欢缠着叶烨，后来忽然又离开，我早该发现的。”

百里歌林哈哈一笑：“姐，你在说什么？叫陆师兄听见他可是会生气的，我跟叶烨哪里有什么！”

百里唱月摇了摇头，声音很轻：“方才我在幻象中，其实没有发生什么，只不过将我如今的人生重新走了一遍。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我一贯总是想着自己的事，好像忽略了什么。后来，我见着你一个人在哭，不是对我，而是对叶烨，我忽然就明白了。”

歌林还在笑：“你别乱说了好不好，姐？”

百里唱月低声道：“你的心跳忽然快了，你在紧张，我说中了，对不对？”

百里歌林凄然一笑，她再也瞒不住，她会被怎么对待？被彻底排斥在这个家之外吗？

“姐，”她轻轻开口，“你猜我在幻境里看到了什么？”

百里唱月眉头微蹙，欲言又止，最后却缓缓摇头：“我不知道，无论如何，那不过是一场幻象，歌林，不要当真。”

百里歌林还是笑，声音低柔：“我梦见回到小时候了，爹爹娘亲都还在，没有国破家

亡，也没有四处奔逃，我们俩就在院子里那棵树下练舞，从六岁跳到十岁，从十岁跳到十六岁……好开心，好轻松，只有我们两个。”

说到这里，她闭上眼，声音更加轻微：“后来又多了叶烨，可我却没有喜欢他……原来我从心底就盼着从没喜欢过他，我竟连自己都骗过去了，真可笑。”

喜欢叶烨的那段时光，几乎大部分都是灰暗的，她从来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想要取代姐姐？想要他从未喜欢过姐姐，而是一开始就和自己在一起？

直到此时此刻，她才终于明白，心底最希望的，居然是从没喜欢过叶烨。

“姐，你这个人看着聪明，其实迷糊得很，做事又常常撑着一股孤勇，小时候你护着我不被人欺负，可更多时候还是我照顾你。我老是担心叶烨照顾不好你，不过我白担心了，你被他照顾得很好，比以前好多啦，你再也不需要我照顾你了。”

下一刻，她忽然被唱月紧紧抱在怀中，唱月的声音在哽咽，微微发抖：“对不起，歌林，我这个做姐姐的太不称职，我总是顾着自己的事，总是觉得你还小，居然到现在才明白。是我的错，让你一个人跑来东海，吃了那么多苦。”

百里歌林心中缓缓升起一股久违的暖意，她柔声道：“在这里挺好的，我从小就爱看新鲜风景，东海好玩的地方多着呢，我反而觉得比中土好。”

唱月紧紧抱着她，大颗大颗的眼泪打湿了她发辫上的玫瑰。百里歌林揽住她的肩膀，轻轻抚摸她的脊背，低声道：“姐，别担心，我早就不喜欢叶烨啦，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谁还记得小时候那点事？”

唱月闭上眼，摇了摇头，道：“歌林，喜欢他不是罪，不值得你离开那么远。”

百里歌林鼻子里一阵发酸，她轻笑：“那你还要我吗？”

唱月在她脑袋上捶了一下：“说什么？我们永远是姐妹，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会想我，我也会想你，什么东西都切不断，叶烨更不能。”

百里歌林眼前一片模糊，她咧开嘴，想笑一声，可眼泪却掉下来了。熟悉的姐姐的味道充斥整个世界，从小她一直被这样的气味熏陶保护，家破人亡后，因为有姐姐在，她才能继续笑，姐姐的味道她到死都不会忘记。

这里是她的家，她永远属于这个家，没有任何一句话比这句更让她感到幸福，多年的心结忽然烟消云散，她只有抱着唱月一直哭，记不得哭了多久，嗓子都哑了。

百里唱月替她擦去眼泪，捧着她的脸看了看，难得俏皮地笑了一下：“眼睛都哭肿了，傻孩子，为那个蠢家伙可不值得，叶烨其实蠢得很。”

百里歌林一下笑了，声音沙哑，带了一丝撒娇：“谁说我为他哭？我是太高兴了。”

“入门六年后，我们就可以随意离开门派了。”百里唱月替她将凌乱的长发绾好，“以后我常来看你。”

百里歌林依偎在她肩头，用力点了点头。